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

將帥部八十一

掩襲

天津圖書
館藏

天津
市立圖書館
藏

古之用人也謀於廟宜於社推轂以命將秉旄而誓衆鳴鼓以

啓行尅日以告戰是謂節制之師仁義之舉也及乎祖詐云盛

智巧相圖故老氏言乎用奇孫子謂之詭道乃有人御拔馬纏

勒夜行晝伏掩其不備之事興焉春秋以來司戎重者

以深謀濟之銳以氣鋒鎬靡接俘馘坐獲誠決勝之奇策克敵

之良術也與夫戎容暨暨所以宣武威天陣堂堂所以襲姦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古人以為文王之戰者殊哉

公子素師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七年舒容以楚師之敗也

鄆陵舒庸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虺巢駕虺乃楚四邑遂恃吳不設

冊府元龜

備公子素師襲舒庸滅之

叔弓魯大夫也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成陽平昌

縣西南有防亭姑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未討討受不設備戊

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荀吳晉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

遷守四十今甲車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荀吳自以

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兢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而歸

在司馬取楚大夫也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

乃謀北方取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也

人氏楚因以為邑致方城之外於繒闕負函繒闕皆楚地曰吳將浙江

入郢日逆流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

知之梁霍河南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巖

兵陳欵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正渡軍襲安邑魏王豹

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又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欵止蒯通

說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

後漢岑彭為廷尉行大軍將事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朱鮪於洛

陽鮪大出軍欵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

乃進擊大破之

朱欵為中郎將時隗囂據龐右欵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

道病還遣精兵隨欵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

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王霸

為偏將軍光武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

慧蘇茂將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武為茂建所敗霸閉營堅壁
軍吏皆爭之霸曰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
無戰自信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
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
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驚亂敗走鄧訓為張
掖太守時乃水胡反叛訓因發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
掩擊迷唐於馮谷斬首六百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乃去
大小榆兩谷名居頗崑谷衆悉破散其春後欲歸故地就田業訓
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絳葦為船置於葦上以渡
河葦未伐地音步佳功掩擊迷唐落大豪多所斬獲

馬援為隴西太守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先零諸羌因將其妻
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
陣軍高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虜遂大
潰

魏蒲寵為征東將軍青龍三年吳主遣兵數千家佃於
江北

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
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催破諸屯焚燒穀物而
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

鄧艾為鎮西將軍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
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劔
閣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
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
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

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人糧運將屢頻於危殆艾以龜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慧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其尚書張遵等首進到雒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

胡烈為泰山大守司馬文王為大將軍甘露三年討諸葛誕于淮南吳將朱異師兵萬余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陳泰禦之異退烈以奇兵襲都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余卒餒甚食蒿葉而遁

吳呂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西屯陸口與關羽結好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分乞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運倂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大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備徹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構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方皆降陸遜為鎮西將軍嘉禾五年攻襄陽還到白團託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得闔斬首獲生凡

千餘人

孫韶為鎮北將軍黃武四年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乃詔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朱然為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九年祖征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

朱異為偏將軍時魏廬江大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若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遷揚武將軍

胡綜為右都督時將軍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鄆春大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大帝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

武中郎將

晉祖伏為豫州刺史陳川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郡無私焉

朱伺為威遠將軍依陶侃於夏口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余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首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問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

宋王鎮惡為振武將軍率龍驤將軍劄恩討劄毅晝夜兼行於鵲洲尋陽江口巴凌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進路揚聲劄兗州上毅謂為信然不知見

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荆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
人對舸崖上堅立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戎將至城便
長嚴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
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
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顛之與十許騎步從
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顛之馳前問蕃在
所答云在後顛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戟具望見
江津船艦已被燒烟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
馳去告毅外有大軍已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
行令開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不下関因
得開人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余已得戒嚴荆思
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便門直擊金
城西門軍分攻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
直吏快首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脯西人退散及歸降
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郝文并高祖手書凡叁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
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凌昔手斬桓謙為高祖所賞拔常
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余人助鎮惡戰下脯問於金
城東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
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
素親戚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
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閑東西閣柅
戰鎮惡慮闇夜自傷犯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
慮南面以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

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蒼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顛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迴衝前恩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車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獲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食邑五百戶

沈林子參高祖征西軍事署三府中兵前鋒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姚紹退走留將軍姚嵩精兵守險林子御枚夜襲即署其城剽鷲而抗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馮景祖為晉熙王燮中兵參軍燮遣景祖刺史元徽二年大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走燮遣景祖襲尋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慧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陳顛達為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顛達遣使責其祖贍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顛達分部將吏聲言出夜獵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此後山夷震服

劉懷珍宋世為寧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偽廬江太守劉道蒞五千人頓建武間築三城懷珍遣軍主假僧爰等軍步三百餘人掩襲斬之引軍至晉熙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

之於草耶山遂進壽陽

李安民為鎮軍將軍屯壽春後魏南侵詔安民持節屢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安民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魏戰破之歸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孫其後分軍隱林中及長文至宿豫魏軍見衆少数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超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鸞側魏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

陳侯安都初為梁將太平元年屯梁山以輕兵襲齊行臺司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後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大守高祖謀襲王僧辨諸將莫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辨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嶺阜矩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辨臥室高祖大軍亦至與辨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辨

程文季為豫章內史隨都督張昭達率軍往荊州征蕭歸歸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清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歸等兵稍息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衆甚

陳詳為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二年周迪據臨川舉兵反詳自州從大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復本鎮陵子隆為武軍時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尅及皎敗於

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
都督武州諸軍進爵為侯增邑並前七百戶

魯廣達為皆武將軍巴州刺史大建初與儀同帝昭達入峽口
拓定安蜀等州鎮時周氏將圖江立大造舟艦於蜀並運糧青
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
仍還本鎮

魏後晉王伏還大武之子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暮利延
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道若潛制
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
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利延衆驚奔白蘭
暮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陸侯為內都大官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大武詔侯鎮長
安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聞之忻然以為無能為
也既至申楊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
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
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食相攻乃
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退侯謂將士
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各曰以
死從公必無異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醉
為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
之大武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

蕭寶寅為鎮東將軍討梁梁浮山既成堰淮水濫溢將為楊徐
之患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

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
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十人斬其將軍王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
鄴範為寧遠將軍副慕容白曜南征宋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
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車遠襲深入
敵境無宜掩留久稽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謂方城可
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
一攻而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
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于栗磾為北稍將軍新安侯大武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宋兵將
軍交侯周幾襲陝城昌引農大守遭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駘仍
至三輔進爵為公加安南將軍

北齊潘樂為司徒文宣時周文帝東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
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
摠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
崇崇遂遁

從周賀牧岳為衛將軍副尔朱天光討萬候醜奴醜奴走安定
平亭天光與岳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日今氣候漸熱非征
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
營農於岐州之北岳於天光諸軍盡發掩之奴醜乃棄平亭而
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劉亮為大都督從文帝平侯莫陳悅悅黨幽州刺史孫定晃據
州不下涇秦諸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晃為王帝令亮襲
之定晃以義兵猶遠未為之備亮輕以二十騎先樹一燾於近
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晃方致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

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光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
日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欵伏
裴寬為車騎大將軍鎮孔城時北齊伊川郡守梁鮪常在境首
抄掠文帝患之命寬徑略焉後鮪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然
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帝嘉焉賜奴婢金帶
粟帛等

李遠為都督義州引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時東魏將段孝先
率部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之意遠密知其
計追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道走文帝乃賜所乘馬及
金帶牀帳衣被等並雜絲二千疋拜大將軍

史寧為剽騎大將軍宕昌羗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朝
廷遣寧討破之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羗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
寧以未獲獠甘密歆圖之乃揚聲歆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羗
依山起柵歆攻密定寧謂將曰此羗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
諸將思歸咸曰羗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
成且密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執弱密定足能制之
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垂戒之
寇更煩再舉人目之禮知無不為以此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
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
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 廉王遂赴
獨孤信為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及詔信討之企定
尋為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定萬收其餘衆信乃兵勒向萬年
頻三交谷中賦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賦不虞信兵之
至萬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賦並出降

隋陽素為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
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
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以夜
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御牧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
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大二

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慮其衆勞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李安為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
兵順流東下時人也白沙安謂諸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

陳人依儉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
然安率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
為險隘之間彌謂官庫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

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
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討之光
仕師勁兵保白石洞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散林
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
之後遂州獠反又命法尚以行軍總管討之軍將至賊散走出
谷間法尚補不能得於人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曰行二十里
軍再舍前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相賀法尚選步騎數
千擊襲破之

李充為行軍總管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言於爽曰突厥每侵
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討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
輕中者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

備精兵之可破也。突從之。諸將以多偽疑。唯李徹贊成其計。請
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
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楊武通歷岷簡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
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

唐劉文靖初為唐公府司馬。率兵禦突厥。通於潼關。通遣虎牙
郎將桑顯和率勁來。文靖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靖慶顯
和共稍息。潛遣奇兵掩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道歸東都。遣所
部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

李靖字藥師。武德二年為開府。蕭銳據荊州。高祖遣靖安輯之。
會開州首領冉肇則反。招集蠻左。凶甚盛。趙郡王孝恭與
戰不利。靖率羸兵八百襲之。破之城。後又要險設伏。大破賊軍。

貞觀三年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領。四年擊定襄。大破之。頡利
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
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賫二十日糧。
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
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
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
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
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
義城公。初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
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

士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張孝珉為偏將武德二年閏二月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郭沉其米船一百五十艘

劉弘基為行軍總管武德二年七月遣仲如願王襲世充總管
常瑗

王君郎為左將軍時王世充鄭州司馬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以城降君廓夜襲武牢悅為內應遂剋之獲其荆王行本長史戴胄武德四年四月襲竇建德糧餽大破之斬首三級級

五月又襲破之獲其將張青特膚六百餘人

營大破之斬首三百級

江夏王道宗與侯君集副李靖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谷渾時賊聞兵至走入嶂山以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倍道徑往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張亮為蒼海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高麗與亞將程名振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有攻取之執名振督軍夜襲之副總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虜其男八千口

牛進達貞觀中為鄯善行軍副總管後吐蕃入寇進達鎮於松州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掩其不備夜出兵襲破之吐蕃乃退蘇定方貞觀初為康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靖遣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眾俯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高宗特為左驍衛大將軍既平賀魯思
結闕侯斤都曼分鎮其地已彌射步貞不綏御之遂率疏勒未
俱船陀三國復叛擊破于闐定方受詔討之兵至葉水而賊保
馬頭川於是選精兵萬人騎三千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詰朝而到其城都曼大驚懼拒戰于城門之外賊師敗績

契苾何力貞觀中為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為
賊所攻何力救之獲免吐谷渾主在突倫川荷力復欲襲之才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
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巢穴邪乃自領
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首數千級獲馳馬
牛羊四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其妻子而還龍朔初何力為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征遼次于鮑綠水其地邪高麗之險

防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
大合趨即渡兵鼓噪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
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黑齒常之為河源軍副使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率衆萬屯聚
於良常非之以精騎三千夜襲營斬首三千餘級川獲羊馬數
萬計贊婆等單馬而遁賞帛三千段以為河源軍大使

張仁愿為洛州長史時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賊
所敗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
躡其後夜掩大破之

崔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天寶末祿山陷西京遠於渭北
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享
之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而悉知之率馬步二千

人往乙夜及之賊徒多醉不以為虞光遠領百餘騎持蒲楹其要路分驍勇以陌刀呼而斬之賊徒二千餘人皆斃虜其馬千餘足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

侯希逸為平盧軍節度使肅宗元年建田月卒衆襲范陽擊敗偽將李懷先引衆而南

李重倩善騎射臨事勇果為懷西節度李忠臣偏裨忠臣討李靈耀於汴州時田承嗣遣姪悅率精卒數萬援靈光屯於州郭威聲頗盛重倩以騎數百乘夜掩襲貫穿賊營殺數十人而旋賊軍大該田悅單騎突走士相枕藉死者不可勝計靈耀因是是城門潛遁餘卒奔潰遲明汴州平皆重倩之力也

田穎為忠武軍大從李光顏討淮西時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攻徑烏重裔之壘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殷橋賊之保也乘其無使穎及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

梁雷彥恭為卽州節度使時周泐在荆南暴狼與鄰憶皆樹讎怨屬淮賊圖迫杜洪於鄂州洪求救於泐泐乃悉境內兵登舟泛江而下彥恭常有窺圖竟聞泐東去喜甚即率兵上襲荆人拱手而歸之於是廩藏金帛市里人民悉為彥恭舟涉而去後唐李嗣恩天祐十二年為天雄軍馬步軍督指揮使梁將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北京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雨中宵遁

晉康福拜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明宗遣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烟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為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幙

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

周馮暉善戰有勇後唐明宗朝領瀘州刺史典禁兵長興初董璋據東蜀叛攻陷閬州其年秋晉拒將兵甲大散閑討討川賊守劍門暉與趙在禮各領部下兵踰陷阻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襲之殺守兵殆盡

析從阮為勝等州觀察處責等使廣順三年率軍至葉落鎮掩襲蕃部尋却至慶州折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廣順二年十二月大原賊將喬斌引兵犯州界尋出軍掩襲敗走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一

將帥部

任謀

夫經武之畧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蓋所以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決幾制勝以懋厥功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于麾下揣摩周悉計畫先定言之可用舍已而從人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用能部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用無失相時之機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為上矣

藥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驍角驍角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

楚二 禦諸桑隧 汝南即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同趙枯欲戰請於武子 許

之 武子 知莊子 荀首中軍佐 范文子 土變上軍左 韓文子 韓厥新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 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

焉 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為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衆 盍不不也 子為大政 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

之佐十一人 六軍之 其不歆戰者三人而已 韓也 欲戰者可謂

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 商書洪範 武子曰善鈞從衆

也 鈞等 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 三卿皆晉之賢人 從之不亦

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魯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

易震蕩也苦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 趙奢為趙將時秦成韓軍於闕與趙遣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

里而令軍出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軍武安西 屬魏即在秦軍

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可復益增壘秦間來人趙奢善食而

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

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人而至軍士

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義趙師至此其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

歷曰請就鉄鎖之誅趙奢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
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趙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圖而
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二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二辭

謝曰刑余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

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救圍者不擲音批亢擣虛形格執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

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實什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

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韓信為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軍有生得之者購千

全頃之有綽而至戲下者解其則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

是問廣武君曰僕欲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如何不言廣武君

辭曰臣聞忘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圖謀也敗國之將不可以

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非愚於虞

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

禽矣僕委心歸許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

足用顧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之

軍敗鄆下常山縣也光武即位身死泜水上令足下虜魏王禽

夏說不旬朝被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
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輟止也靡輕也媮與字同

偷苟且也言為美麗之衣苟且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

而食恐懼之甚不為久計也然

不舉勸散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顯露也欲戰不

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亦盡也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

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日然

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甲按休兵百

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北有燕路句首謂趣也然後發一乘

之使奉咫尺之書八寸曰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

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如為齊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

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二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擊吳楚因

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音匹願以梁委之絕其道乃

可制也帝許之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間鄴都尉為此畫計

是知孰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

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

曰吳王素富懷輯此士久矣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之於

敵龜陀陘之間且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謂古

少兩去也出武關依維陽抵至間不過羗一二日謂右去行遲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不意其大

尉如其計至維陽使吏搜殺龜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獲軍

亞夫乘六傳會兵滎陽至維陽問故父降侯客鄧都尉曰策安

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攻必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饒右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反以全

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昌南輕兵絕吳饒道竟破吳楚

後漢傳俊為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陽州俊素聞汝南邳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體於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任尚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稚也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敗

馬秦不荀偃今日鷄命而駕塞井夷不唯余馬首是瞻言

退從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厥思偃自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

大莊子曰命從師荀偃欒伯吾師也吾將從之從師所以待

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伯游曰吾令寔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知恐多為秦師所禽復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欒鍼曰此役也報襍之敗也役取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

位於戎路欒鍼將下軍鍼為戎右謂敢以鞅恥乎與士鞅馳秦師

死焉

魯公叔禺人昭公之子也魯與齊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公一

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祖辟齊師將入保罷

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曰使之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也

賦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攻

能死難焉我則既言矣敵敵齊師與其鄰重注騎皆往死焉敵

死齊冠鄰里也重皆當為童未冠者之所重注騎魯人勿欲殤重注騎其

死君事有士行敵以成人之喪言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問於仲尼仲尼中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

齊國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本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尔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故

宗子陽與呂立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

死陳子行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

遺問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聲已矣不聞

金矣戰以進軍金已退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

立明陳書東郭書

楚大夫史皇吳伐楚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乘廣死以戰死

漢周竒為御史大夫高祖令與樅公守滎陽三年項羽引兵西

拔滎陽城生得周竒羽享周竒享謂奠并殺樅公

紀城以將軍從高祖擊破秦人漢守三秦戰好時死事封子通

為襄平侯

漢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大尉特穎陰侯是灌嬰

為嬰耳孟為校尉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韓千秋故濟北相武帝元鼎四年南與相呂嘉為亂天子遣千

秋往入粵境破數小邑未至番禺遇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

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公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後漢叔壽為破虜大將軍光武建武元年擊五校賊於曲梁戰

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洛州縣也

劉植為饒騎將軍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却宇謂
序曰子若與我並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致
死義不貪生苟背恩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
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願左右曰既為
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士遂伏劍而死

劉尚為武威將軍擊武陵五溪蠻夷渾入軍役

傅育為護羌校尉帝元和三年羌胡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
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
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命隴西兵據河
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從廬落
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十里須
且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擾壞散走
育下馬手戰殺十人而死

張顯為漢陽太守瑒帝延平初年鮮卑復寇漁陽顯數百人率
出追之兵馬椽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雖重宜自結營必先
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復發士卒
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
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

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

仲光為右扶風安帝元初二年與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羗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

蔡諷為遼東太守建光元年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諷追擊戰歿

成嚴為雲中太守建光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關嚴擊之兵敗功曹陽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

李超為代郡太守順帝永建元年八月鮮卑寇代郡超戰歿馬賢為征西將軍陽嘉五年且凍傳難種羗反叛以騎都尉耿

叔副賢將兵十萬屯漢陽羗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谷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疋穀千斛封賢孫光為武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趙冲為武威太守督河西四郡兵馬建康元年追叛羗到建威

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羗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羗由是衰耗

尹耀為楊州刺史建康元年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九月耀與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為

賊所沒倪式為九真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鳳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式

討之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

戰死

鮑信為濟北相迎曹公領兖州牧會黃巾大眾入州界曹公以賊恃勝而驕故設奇兵挑擊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

未至而卒與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曹公瑾得潰圍出信然
信遂沒時年四十一及賊退走購衣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
形狀祭而哭焉

張濟為驃騎將軍討呂布屯兵弘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為流矢
所中死

魏夏候淵為征西將軍守漢中漢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
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
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
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
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為本行之
以智討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衛茲陳留人也太祖至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與武事令

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矢制身歿

龐德為立義將軍討關羽戰歿被殺後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
德屍喪還鄴冢中身首如生

趙昱為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
敗績見害

常康為涼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
殺

孫觀為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守左足力
戰不顧武帝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風益奮及瘡甚遂卒
曹虜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句吳戰敗死
蘇尚為將軍肆并州刺史畢軌明帝青龍元年鮮卑軻比能誘
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比軌

遣尚及將軍董弼等擊之北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棲煩
臨陣害尚弼

張劭為左將軍加特進葛亮出祁山詔劭督諸將西至略陽城
亮還保祁山劭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劭左膝薨謚曰

壯侯

亮軍退司馬董王使劭追之劭曰軍必圍城必開出略歸
軍勿追宣王不聽劭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希伏弓弩亂

發矢中
劭解

弓遵為帶方郡太守景初中樂浪郡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
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憤沾韓忿攻帶
方郡崎離營遵與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
蜀龐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
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關羽為前將軍率眾攻曹仁於樊孫權先遣使為子索羽女羽

谷楷為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師
尚未梟除詔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北齊王則初仕後魏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
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校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
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城降悅則興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
師破之魏因則行此徐州事堯雄為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時元
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
刺史北應洪威雄率眾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
王長為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宋顛為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
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還迎接顛勤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李侃鎮魯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李人山花自號天子逼魯

山城僣擊斬之

皮景和為領軍大將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相口中值士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城箴漸出餅飯遇以為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作為逆亂謀洩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表聚千人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京師烹之

後周泉企初仕西魏洛州都督上洛人泉岳其弟猛洛與拒戰陽人杜密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密沒東魏

令狐整字延保西魏末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大祖表為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

仲和構逆規據河西進昌人呂興等復害郡首郭肆以郡應保初仲等將圖為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款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偽若親附而密款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為唇齒令東君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推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君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嘉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弗之感疑也遂令整至王門郡召集豪傑整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人素服整威名並弃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宇文貴為大將軍伐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弼反於

蓋亭攻圍隆州而龍州人李柘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攻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柘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陸騰為隆州總管資州石槃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事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內江路勝擊之應特濟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師俘獲三十人招納降降者三萬戶

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為檢校徐州總管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掖下大夫武帝幸雲陽宮衛王貞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閭雄逆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

各散

唐王栖曜為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荒詔曰常侍馬日新領汴渭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却其衆時栖曜遊弈遠郊遂為賊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攻賊衆大潰

段秀實為涇州使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鄰鎮而屯涇州其邠寧肆朔方軍邠州將吏以割肆燒馬坊為亂秀實斬其凶首八人方定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代宗大歷四年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觀與客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

劉海賓為涇州別將德宗建中初李懷光為邠寧節度兼領涇

原代段秀實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法令嚴峻別駕劉文喜等懼且因人之怒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泚代懷光又不奉詔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臣濟攻之於是泚也其南懷光也其東巨濟也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常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賓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然文喜傳首闕下

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拙以兵入城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千遂等討之其日漸拙及同惡者復歸城都

李泌為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戍邊卒三千人自京西逃歸至陝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師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叛卒

韓約為安南都護大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

陳君賞為易定節度使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軍賞君賞鳩合豪傑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城復安

張仲武為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偏將陳行泰權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將張絳然行泰三軍復上表請絳符節仲武遣軍吏吳仲舒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代叛黨帝故允之

鄭畋為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黃巢入京城車駕在興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京原節度使程宗楚使州經畋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恭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黃巢遣上將來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畋

率帥逆擊大敗賊衆於龍尾陂

王景崇為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道慈谷靈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蘓祐擅駐兵騎侵突臣管界及謀逆亂事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謬承聖獎自拋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恐以困窮累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為有亮皆納孤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常思怒自況朝廷道全姑息思務合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漢陽之望郡而又拒違明勅侮易大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欵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楊威昨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樹扞而遷善殊不知終懷鳩毒竟務鳩張劫石曰之倉儲遇昌零之鎮戍旋則亂駭地承入臣封瑋陰蓄姦欺伺臣勇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倒其戈甲

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園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園率兵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顥監軍李延安討之園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劔門下之園以大軍至漢州延安來逆戰園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安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安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圍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園陣於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豆空延安威急引騎出戰遇戰於金鴈橋又敗之延安以十教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園命戰以檻車至鳳翔詔誅之

符顏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驕動詔顏超北京巡檢朝走走內令養呂鄭二人監倉庫留守張憲與彥超承應不暇及蕭牆變起明宗入洛皇帝存詔單騎入河東與

二寺人謀殺彥超張憲據城自衛彥超預知其謀夜密知憲宜出機先無存詔此未無善意濟之以呂鄭吾徒禍不旋踵矣且出機先無洛腐人之手愚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譟趨紙橋至暝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詔於衙城誥且號令諸軍三城安然

符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城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九橋令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既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劫坊市殺權知州推高逖仍劫彥饒為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願進城吾可為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帝得自揮主師行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懼及禍日爾輩欲吾為師當宜便止焚却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即分命撫過斬其暴者安靜饒曰翌日吾與南衙領事當以軍是日然

終無一字以述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迹云本擬脅臣優給劫臣村廬奪戰馬而以利大羊招忘命而別謀吞併臣尚觀舉變待以膳羞苟當可以恩且款候其勅命其賊緣已疑發露自自致蒼黃乃與後采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既優饒稍遇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姓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埃告軍將人數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而誅戮訖此皆皇帝陛行雷霆震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賊連藏數澤招聚亮豪締結厲塔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即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巢破卵蕩葉夷根者蓋以其兇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疫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遊釜內令則擄槍一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破躍

梁楊師厚為滑州節度使也魏州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
大將藏延範趙訓謀變有容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一日
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為亂師厚以衙兵衙兵
賓不能起乃越賊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其黨百餘人歸斬
於府門即以師厚為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仕梁為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師王班為帳下
所害亂軍聚諫惟玘為留後玘不能過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
享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

孔勅為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
州事世勅誅之

任圜為工部尚書同光末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王班師及
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劫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一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將帥部八十三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麾下之疑間或迫近強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士指顧定其向背於是精銳內激勇節兼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人推服絕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坦懷以御下而鄙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竒功乃集自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始宏量起世獨見而無惑脫略常瑣之態迥臻幾擊之素者豈足與議哉

魏張遼為裨將軍太祖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

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已來每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謝
矢更豨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逃與語黨可誘也乃使
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不與遼語遼為說大祖神武方
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公山入豨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大祖大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
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而害故也
晉李矩末嘉初為汝陰初守時大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榮
陽大守尋袁元帝加冠矩軍領河東平陽大守時劉琨承制假
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藩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
甚悅要矩同惠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
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與鄉
輩同為國守自宜一心無為疑二也欲弃同即異背順歸逆亦
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逆相戒屬子弟曰用公以赤
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子儀使喻
迴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特子儀與
公等同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弃舊好助以叛臣何其誤也且
僕固懷恩弃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今公歿矣不然何
以及此今公誠安在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火不可
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部之衆今力不敵柰何且至誠
感神况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
也乃傳呼令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
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

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餘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真興元初為昭義軍節度與李懷光同討田悅時朱滔王武俊皆反朱泚既汙宮闕李希烈陷悉幽薊軍悉幽薊軍借兵迴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具州初群賊附於希烈無何希烈僭偽有臣屬即賊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陵合從擊朱滔俊許之時兩軍相尚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厲士馬東嚮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具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

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其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紇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馬燧為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真同封田悅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楊鉢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罪抱真不勝其怒及武王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是宜戮力剪僕今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引歸李晟喻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守兵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今公遽自引去柰衆議何燧乃疋馬詣抱真壘與之交歡

請釋舊憾時洛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洛州隸抱真請
虜立卿為刺史兼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將神策兵馬前時
隸抱真又請兼燧以示叶同詔並從之興元初詔燧及渾瑊駱
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
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
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善乃挺身
至誠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
屈乃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
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
之勳力為滅族之計邪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
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乃我披襟
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

焦離堡降燧光廷道既絕乃因率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路
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為王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為江南面道都團練使使大曆中領南
衛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校檢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
便益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
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為懷州刺史

柳公綽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
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
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大京故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
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意出涕徐驅道中
不妄馳獵及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
犯陞北有沙陀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召其酋

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
塞上以禦凶奴其妻母來大原者請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遣
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吳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詞
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
秀琳擁衆數萬不可擾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其能擒光洽後
以降秀琳愬然之與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五千人來
降降愬令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衆
皆號泣願為愬死連城下柵擒賊將柳野矛李常湊張希岸梁
希果愬每怡其顏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險易城鎮之遠邇盡
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興橋柵鎮將李佑者奇士我能取之獲
祐則元濟為擒必矣乃命部將史用誠馬少良親指教以遣之

朱幾果擒祐祐氣畧兼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怒請烹之愬不
許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公忠義亦降將
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
為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
澤潰溢不可行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為言虜其誘覆官軍
簡牒日至旦言得賊牒具其事云云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
豈天不歆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以虜諸事先
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以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
殺祐則無與成功者北祐至京詔釋以還愬喜其畧為散兵
馬使殺刀使佩之夜則以倚巡驚或夜之愬帳中言事愬因留
對舉酒往往達旦聽者時聞祐泣涕聲尋署六院兵馬使時又
舊令有舍賊牒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牒反以情告愬

盜知其虛實是時陳訐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由是愬乘其無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澣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師中三千人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之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甲冑發刃設弓復建旆而出是夜陰晦雪雨大風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謂將夫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澗曲路橋其夜凍死者什二三又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

去

劉弘為蠻校尉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歆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侯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問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督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

謝尚為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襄初為石祗驃騎將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賴其弟襄以克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 欵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

二寇交通又絕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開夜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盧循逼京邑循黨荀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

王景文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起兵夾轂隊主焦度為先鋒及事敗逃宮亭湖中為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為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真兵厚待之

梁尋陽王大心為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大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令孤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裔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為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土中路潰散復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喻以順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駁以歸憲宗善嘉其功旋急詔拜徵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者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瓜牙熱寢經宿而還

任能

夫良將之為政也豈特專握旄節獨運智力故必虛懷容衆推己及物不憑勢以自大不固祿而忌進思得能者引以共濟則有取於鄉閭拔自卒乘隨其指顧備用非一或採幕府之俊委以經畧或選偏裨之傑置諸顏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

之所幕大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見友捨諸過咎聽效勇輸轅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勝局嘗廢人故雖盜之穿窬亦無棄其蛛螫之巧耳

子發為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披賈一卒

賈備也足也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

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大盜也何以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濟與兵發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曰請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帳幃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日卒有出薪者得將軍帷之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之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亮

深惜儀之才幹憑衛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夫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為奮威將軍領丹陽大守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求安人既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史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祐為征為大將軍開府時王濟參祐征南軍事祐深知之祐兄子暨白祐濟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祐曰濟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濟為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祐稚知濟有奇略乃密表留濟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度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時將兵部尉前領事合有翼拔為五品將將軍

宋宗慤為廣州刺史特興王征北長流參軍沈懷遠坐納王鸚鵡為妾徙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宜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軍事平慤且為陳請田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為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以寧朔將軍張稷為副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經畧處分文季悉委稷焉

張冲以郢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太守鄧元起戍三閩累與冲書末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素起元為平南中兵參軍事其毋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後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沙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王僧辨為左衛將軍將兵討陳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有營力譽委遇甚重僧辨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士壯僧辨竒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辨寇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

後魏王熊為大都督鎮華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熊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熊委受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

見其誠心皆無異志

後周趙昶為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羗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羗者趙昶有之矣隋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疾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閼預所閼預惟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黑達之亂也來攻州城于特山東豪猾多殺長史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皆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然叛者多留安獨撫結

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卧內每謂人曰吾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漢李廣利為二師將軍伐大宛分校尉王申生等軍別至都城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郁成國名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郁成王與桀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也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遣護軍將玄擊破寵將李豪於潞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楚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羗軍到冀而羗圍南部郡尉於臨洮道險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擊之羗又敗戎已校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帝羅谷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西道三道俱擊

破之

竇憲為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羌校尉鄧訓曉
羌胡方略上未俱行

魏鍾繇為司隸校尉鎮關中袁尚拒大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
大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

諸將合縱繇遣新豐令張既說將馬騰等既為而言利害騰等
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檟大破之斬獲首幹及

單于皆降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為前督部
領丞相司馬以楊儀為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

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忍有如水火儀常規
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義

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大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

仁也公安素皆閑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

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仁

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

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

沮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

子不可養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禍乃義徒都合豈可

斬之
張南為將軍從先主征吳與馮習俱死

龔祿字德緒為越雋大守隨丞相亮南征蠻夷所害特年三十

一

王士字義彊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大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趙廣為牙門將隨羌維沓中臨陣戰死

張嶷為盪寇將軍魏秋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羌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墮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

向郎為中領軍後主延熙三年征漢蠻夷被害

諸葛瞻為行都護衛將軍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晨谷道旁人瞻督諸軍至涪停往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斬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駜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李球為羽林右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綿竹

吳陳武字子烈從孫策征討有功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尤為大帝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大帝哀之自臨其葬

蔣欽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徐琨為平虜將軍從後討黃祖中流矢卒

張惲與諸葛靚之晉兵也吳師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惲惲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惲垂涕曰仲恩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留贊為左將軍孫峻征權南授贊節拜左獲軍未至壽春道路

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樂涪戰敗澄策死之

宋孟龍符為龍驤將軍廣川大守高祖伐慕容超令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軍達臨朐與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欲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

劉虔之為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府郡兵力出隕城屯三連立木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為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容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

徐達之尚高祖長女為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剋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軌子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孫祖為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軍援之係祖自古未行戰於杜梁戍山

晉胡烈為秦州刺史武帝泰始六年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

董元為九真大守泰始七年為虜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

牽弘為涼州刺史泰始七年北地胡寇金城弘討之群虜內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

楊欣為涼州刺史咸寧四年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

周虔為建武將軍惠帝永平六年氏師齊萬年僭號稱帝遣虔與安西將軍夏侯俊等討之處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虔

死之

時衆寡不敵臨陣慷慨奮不顧命以力殉國力戰而死贈平西將軍

索靖為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年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大安朱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大常

曹攄為襄城太守懷帝永嘉二年為高密王簡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追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曠督護曠曠姦凶人也請擄前戰期為後繼道而不至擄獨與既戰于鄗縣軍敗死之

路述為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王粹為鄴郡太守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鄴粹戰敗死之

王賦為安北將軍永嘉二年石勒寇鄴樂賦遇害

王堪為車騎將軍石勒襲白馬堪死之

宋抽為征虜將軍永嘉四年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

崔曠為襄城太守永嘉四年十月石勒陷襄城曠遇害

郭察為安城太守永嘉五年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察與邵陵太守鄭蟠衡陽內史滕育並遇害

郝詵為平北將軍劉琨部將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詵師衆禦粲詵敗績死之

李暉為龍驤將軍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寇冀州上白暉死之

賈匹愍帝時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邦百姓飢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匹師戎馬二萬餘人將伐長安平西大守竺恢亦固守劉縉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匹先攻恢不剋匹邀擊大敗曜中流矢退走匹追之至於甘泉旋自渭橋襲郿胡攻之匹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匹勇略有志節以興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魏浚為楊威將軍河南尹劉曜已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華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

陶侃字子輿果烈善戰為武威將軍後與杜弢戰與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大守

趙誘為王敦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元帝大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為武昌大守時杜曾迎第五琦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大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共拒之琦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死之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龔與誘俱死

陳超為平北將軍祖逖督護大興二年冬十月逖遣超襲石勒將挑豹超敗沒於陣

司馬玖為將軍明帝大寧元年春李稚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玖死之

羊曼為前軍蘓峻之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

避峻曼曰朝走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勤為峻所害年五十
五峻平追贈大師

楊術為朱提大守咸和二年正月寧州秀才龐遣起義兵
攻李稚將任田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常費黑之寧州刺史尹奉
遣裨將姚兵與術援遣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

孟彥為舟川守將康寧六年三月李壽陷舟川彥與劉齊李秋
皆死之

毛寶為征虜將軍咸康中石季龍將襄安李農陷沔南張貉陷
邾城因寇江義夏陽寶及西陽大守樊俊義陽大守鄭進並死
之

沈勁少負志節穆帝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
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交力因以勁補冠軍長

史今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頗以寡制衆而糧盡援
絕祐懼不能全保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
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崔鳩勁
志歆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
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惟奇士觀志其度終不為人
用今若救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客言於慕容暉曰前平
廣固不能濟辟闇令定洛陽而殺沈勁寔有愧於四海朝走聞
而嘉之贈東陽大守

李福為潁川大守興寧二年春慕容暉將慕評襲許昌福死滅
之

吉挹字冲祖孝武初為魏興大守輕車將軍以距符堅堅將芾
鍾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部軍事鍾率衆歆

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反止之曰且苟存以屬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入逼奪其力衆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韋簡為東平太守大元十九年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袁山松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謝琰為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拒破恩既而止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既至尚而未食琰日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近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者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氏賊符堅何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若加拷撻不食而死

壇斌為兗州刺史石勒將瞻攻陷鄒山斌死之

前趙韋忠為劉聰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前燕呂護為慕容暉將奔於晉尋復叛歸于暉待之如初因遣傳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勑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

矢而死

後秦楊佛嵩姚興時為都督嶺北討虜諸軍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不然佛嵩課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姚平為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摠遂逼秦川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之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大守姚泰都洛陽大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

趙玄為姚泓征南姚洸部將洸鎮洛陽時宋高祖為晉大尉摠大軍伐泓擅道濟次成臯玄洸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成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玄於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不敵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云司馬騫鑿肩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洽為姚紹左長史時晉軍伐泓紹率姚嵩等步騎五萬矩王師于潼關檀道濟固壘不戰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嵩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御枚夜襲之嵩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紹遣洽及姚墨蠡等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散絕道諸縣租遣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

河止洽戰死衆皆沒

後涼壘澄仕呂光為酒泉大守特沮渠蒙遜叛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資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十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也樂涇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涇戰敗澄策死之

宋孟龍符為龍驤將軍廣川大守高祖伐慕容超令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

齊朱超為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擅道濟朱起石步騎出襄陽度之率府郎兵力出滇城屯三連立橋聚預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為宗之子執所襲衆寡不敵參軍

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宗文子嘉王傳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為激州治郾城用承簡為刺史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吾元濟將李祐祐有膽略愬釋其死厚遇之而情歸怨愬因送祐京師且上表救之而朝廷遣祐還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屬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謀臨日多出於祐淄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為武寧軍節度使愬至餘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泰州司戶愬上表請愬重質於軍前駁使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牙將為重裔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吳元濟於淮西請寧州刺史曹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戰大敗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

將帥部八十四

討逆

夫式遏亂略誥諸暴慢者將帥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遺君
子蓋謂是矣乃有受任閫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任以經武為
職其或凶德嘯聚黨竊發殺掠吏士跨據城堡睢盱倔強滋而
蔓充斥由是率厲有衆奮揚威怒罔由中覆函往珍戒允所謂
疾雷之作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
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鐔為楊化將軍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而堵
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
夜自登城斬関而入素遂奔走還堵鄉

劉尚為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尚討之時
越雋大守任貴謀叛尚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河東衛固
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率諸將討破之

趙嚴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
倉儼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蜀鄧芝為督江州延熙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
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為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二月遜討旦等其年皆破之

晉吳彥武帝時代陶璜為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也
九真戍兵亂作遂其大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恣遣使招之弁等引俚率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
交趾大守慧期九真大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
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
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火燬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
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大子步兵校尉王玄謨軍副也礮礪元嘉二十九年
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
淮汝至於江沔咸懼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為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明帝以萬周為
步兵校尉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為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

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睢州群討之不獲積十餘年安民遣
軍偵侯生擒元初斬建康市

陳顛達為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
據郿反顛達討平之

蕭懿為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京襲京
師江夏王寶玄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奔衆走斬首
陳陳景詳為豐州義軍主軍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文寶舉兵
反景詳斬大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
匿物斤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順率衆討之

略陽公遵為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陵渤海章武
群盜並起遵討平之

長孫嵩為安南將軍鎮異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都右將軍
尹國先督租異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五年六月濬澤劉逸自號征
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為都署官屬攻逼建興群屈討平之

奚斤為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
明元幸雲中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
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
欵引悉收其黨誅之

公孫軌大武時為平南將軍時宋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
濟河攻治坂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
陸真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宋明帝署
龍驤將軍扇動鄜盤屋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與雍

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鄆縣民王雅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容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貞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貞擊之破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並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玄達獻之時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杏城民蓋平定聚為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郡盜燒却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為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為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弄農桑疲苦徃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君危之尚日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謂日兵法若不改強走不遂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強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迫尾掩其截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鈿擊杜季貢于丁奚城斬首四百餘騎獲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興平二年為袁紹所破於鮑立瓚遂守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閔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士分瓦解其所

以能相守持者顧亂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
曰袁紹要能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
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
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袁紹領冀州收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
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勾
踐非范蠡無以在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極
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
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
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
山則張燕可滅回師有北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
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里之衆迎大駕於
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
比其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
監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大祖時為厲鋒將見劉備遣吳蘭下辨大祖遣洪征之
以曹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大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師也
洪聞此令以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復衆議狐疑
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前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
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
果走

吳呂蒙為左護軍漢昌大守討關羽騎尉虞翻從蒙舉軍西
上南郡大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

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為奮武校尉代周瑜領兵時呂蒙為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不可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晉陶侃為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請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頭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賊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為寧朔將軍與下邳大祖劉鍾等同討譙縱師次平模去成都二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也平模夾岸連城層數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固之難校祇因我師吾歆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運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亮而攻之執當必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後來難為敵也進無能戰退無能資二萬餘人

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為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復以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藏質義軍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聞賊盜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舩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序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情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

南州有三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二若住造賊敵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由是剋捷帝遣舟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懼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惠景為徐州刺史明帝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時張欣泰為將主隨惠景救虜既為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都陽州築城惠景慮為文惠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至虜城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運自息惠景從之遣五百匹馬假道景惠欲断路攻欣泰說惠帝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

惠景乃聽慮過

梁鄧元起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
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慢政民多詐疾若險巴而一郡籍
注因而罰之所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禦嚴
敵後無繼綏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紕以刻薄民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
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未俄得三萬斛
王僧辨為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申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
及候景寇郢州申隨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為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
難當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
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

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化向之心
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皮
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氏
復反楊文德為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子
下辨聞圖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發
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徐秦雍荆梁益五州
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長孫稚為尚書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寅據雍州反詔稚討之軍
次引農副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閑為壘勝負之理久
而無決豈不雅相類筭畧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
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頃北取蒲坂飛
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闔心潼關之賊必觀風而散諸軍既平

長安自剋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俛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美寧圖賊可東理在蒲坂西帶河西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照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產等騎與俛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其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俛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時將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俛頗有力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黃門郎楊俛為北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洛俛從孝莊帝幸河北及車駕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校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俛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款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共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火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執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郎奏行此計於是

朱朱兆與佩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顛子領軍將軍冠受禽之
顛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為武衛將軍裴俠為東郡大守及孝武
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州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
命王室日若俠日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有二之地所謂已操
矛戈寧肯受義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致日柰
何狹曰圖歡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
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狹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為驃
騎大將軍鎮弘農郭賢為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事郡賢
質直有算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波隋李景檢
校代州摠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十加以城
池不固為賊衝擊權毀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

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
人無所闕預惟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授兵至合擊大
破之

唐李孝逸為左屯餘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督
軍討之則天詔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進而
偏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澗州回兵以拒孝
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
親故委以闡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
聞狂校莫不汪心傾耳以候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
之間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留之罪幸達
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
圖進發時敬業也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

忠請先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

戰

而禽矣若擊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次萬一決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圖不習戰鬪其衆寡強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超執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先遁是敬業方南攻閩州其弟敬猷也兵淮陰偽將連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揚州未數日

柴行七十里北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鴉鳴也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鑊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正元濟外宅田進城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元濟元濟不信又告之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師來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常待傳語乃曰是何常待乃得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愬計元濟戰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怒死已立其功乃慨然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楫登堦待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城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伏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

焚其城南門百姓爭負薪藁以委之元濟城止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廐之間盡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俟裴度

裴度為彰義節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闖殺外餘盡除之其徃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遣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既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賈耽為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之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

其執必降也支慶使薛克構曰超雖蒙顯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關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侯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超江都逆堅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解圍超御御牧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過軍屯於下阿谿以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兵引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復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時次賀薩勞城一戰兩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饋我也請備左右搜山林其逐殲

其覆

李岑為宋州刺史史朝儀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險之岑計慶別駕劉昌為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盛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麩可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眾以為危昌請守之昌被鎧持楯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眾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僧惠為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叛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別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詣闕請封靈曜遂翦靈曜左翼

邢君牙為李晟都漢侯屬駕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唯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

禮見彥饒密與拱衛指揮使龍超謀伏甲於室誥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即命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軍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盡殺其謀亂者四百人

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為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檢公儼朝之

沙彥珣為雲州節度使未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揮使桑遷謀應大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謀叛大原人李元信至鞠訊伏罪並尸於市

晉盧順密為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

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也於滑州尋為滑率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劍嗷呼於外時馬萬為步軍都校不為過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為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數者使裨將方大甲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為滑州節度時飛奏皆以萬為首故也後數曰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為涇州留後

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四

將帥部八十五

死事

古之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處分闡之任摠貞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讐作固垣輪夾輔宗稷保鄣黎元誠安危之注意而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違艱虞之會當討擊之際純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昌矢石而無量奮不顧身淪於鋒刃其或失先聲後寔之效當彼

則奔潰守則淪覆而能執心不撓握節自誓捐軀死難沒而益榮此所謂執戈衛社隕首無悔者矣

晉狼曠為戎右魯文公二年秦師伐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而

彭衛秦師敗績初戰於郟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
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箕之役在僖公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
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

女為鷄散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

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末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衛既陳以其屬馳秦
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
子如怒亂如過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
師可謂君子矣

欒鍼為戎右荀偃將中軍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鄭司馬子驍師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棧林棧林索地不獲成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都虞候身元年四七月授張獻甫邠寧慶
節度使伐韓遊瓌癸丑寧州戍卒叛初遊懷以吐蕃犯塞自將
衆戍寧州及遊懷受伐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嗣其將卒
素驕怠畏獻甫之嚴既因遊瓌夜出牙肉千餘人遂叛大總掠
且圍監軍楊朝義遠奏以出奔之將請范希朝為節度朝晟初
逃於郊外翌日間請希朝乃采給其衆日所請甚愜我來賀也
由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營密謀及乞卯晨率諸將以吾
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以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
殺誰為我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唱二百餘人
立斬之乃定

徐誠為西山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王臯卒其
判官李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事素不悅之又取臯之松馬官

印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畢有遺令以官財分賞軍士是夜城中鼓角將楊清潭焚積草却軍兵軍士皆亂遂總掠府庫獨不犯畢之家李實縋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繩城而入魏令止遏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請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財公賞府帑殆盡鼓角將三百人分徒諸軍王虔休為昭義軍節度使留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沼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赴臨沼以攻元誼是月誼除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疏請率沼州軍士防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沼水以灌城分兵收雞澤九月虔休遣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悅於長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同悅走魏州自是平恩沼水又殺居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守將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恩沼水節等數縣將吏及居人間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沼州重濠冰合發卒數千人踰濠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鬪虔休軍稍却會日暮冰解涉濠者多沈溺大將沛來浩皆中流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沼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為領南節度使會安南經使略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水亂州縣姦賊狼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棣州為賊所害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數月刺史王魏魏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戰霄而歸仍推突將馬郎兒為兵共及青城鎮却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劫其鎮兵復共得七

十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
原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
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
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
又牙將馬廷峯謀逆平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為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愿為亂軍
逐出都將李宥為三軍所推權知留後宥遣兵收宋州朝廷除
鄭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許節度李光顏全領全軍赴汴州
州屯於尉氏縣八月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宥及其
黨薛志忠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為武寧軍節度使李宥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之宥方
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宥亂

蕭穎胃為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穎胃引樂諷
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

後魏李崇為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穆為別將
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
之衝賊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諸一人留以
鎮守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

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將軍為行臺拒梁師於硤石詔陽固為行
臺亡兵即平奇固勇敢中軍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
固設奇先期乘賊獲其外城

蕭寶寅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啓統軍李弼為佐丞仍
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直天穆播

捷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即中天穆深知賞之

安樂王鑒為化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強未得前遣使徵趙郡人武愨素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秋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愨為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

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於江上梁思徒法和儀同宋瑄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府岳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方可受此奇耳衆咸共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為然遂遣鎮城

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歆以隆州刺史陸勝為副趙王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走令齊公掃蕩河略欲與此人同汝彼無事且宜偕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

隋楊素為內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憎浙江賊師高知惠等作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以開府魚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

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李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閼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為信陵二州總管時李時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器械悉召捷悍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授職典兵左右

杜希望為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校校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城或言忠嗣之才足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衛威郎將專知行軍兵馬

張守珪為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令與兩蕃將史思明捉生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即生擒奚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為守

王俊為驃騎將軍都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掖今劉相根反自稱掖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後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巖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荊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弼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

陶侃為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納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日起發石車俄

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俛有備乃退俛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
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湘
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俛遣將高寶進擊平
之以俛領交州刺

桓谿為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大守垣
淡據宛城以叛谿與竟陵大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刺州史劉推及毅遣將討
擒之

宋杜慧度晉末為廣州將軍持節度交州諸軍事會賊帥盧循
襲破合浦徑向卒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交戰
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
孫李弈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

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為荆南節度使庾準衙門將
准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由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
擒之略將自陳於闕下屬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深
與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歸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
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遂平崇義

劉玄佐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度召平盧軍使劉正臣子全諒入
軍中為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
使

嗣曹王臯為胡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錡使招邵州
武崗叛將王良國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敗江南西道節度
至州乃大集將令吏曰嘗有功而未申者可別為行有策謀及

能為器械可以佐軍者亦別為行於是裨將伊慎李洎潛劉旻皆自占臯察慎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王鏐委之中軍以馬燧許孟容為之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得軍三萬餘李希烈南侵臯請鏐屬以勁兵三千鎮尋陽臯自以全軍歸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鏐為九江刺史充都虞候先是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鎖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即遣軍使至臯素請捨慎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之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鋒而率軍繼之貴其有功果大破之斬首數百慎方得免罪及臯為荊南節度使表鏐為江凌少尹兼御史中丞歆列於賓倅馬尋裴泰鄙鏐請去乃復以為都虞候

珪舒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為已子哥舒翰為隴西節度使以思禮為押衙天寶二二載吐谷渾蘇毗主有誠疑翰至磨瑯川應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目曰思禮既損脚更欲何處去十四載安祿山反翰奏思禮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大常卿同正負克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呂諲上元初為荊南節度使諲初為隴右判官素諳諸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為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伏其威惠郭子儀為東都畿山東道河南諸道營元帥時史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為利州刺史及武再任過

利州心欲輟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遺獻誠竒錦珍具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又請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即日稱疾棄官之劔南武奏為漢州刺史

路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搔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晃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得八千人以撓其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稍平

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瓦橋常盧滔來政故及以飛狐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卒七千配焉馬燧為河東節度署奏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軍候自良勤恪有誠燧燧深委之信魏博田悅叛燧與李貞抱車討自良嘗為河東軍大將擢鋒陷陣遂彼悅及討李懷先於河中自良專為都將前後戰功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晟建中未為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來奔京兆司錄李敬仲持府印

攝節度判官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授朝臣載休顏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度受休顏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武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

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震

嚴礪元和初為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闢阻立螭儲備有素拔嚴秦為都將累獻俘馘由是加檢校左僕射

柳公綽元和中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日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渙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望以屬韃負勞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日行營之事以決都將聽威恩是威如出麾下

孫長容流涕勸退君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敗戰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

徐達之尚高祖長女為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克當即授荊州休之遺魯宗之子執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孫祖為殷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軍授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郡太守

桓詢為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

鄭墨雖西人秦始元年晉安王子勳與豫州刺史殷琰以前奉朝請率子弟部曲及淮右諸部起義於陳郡城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四



